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龍川文集卷之十八

啟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賀周丞相啟

屬者廷有大號相則真儒天人知歸夷夏咸聳緬惟
慶慰厥有英畧乃佐興王至於守文之君必也持重
之相兩適相求而相遇一皆入細以入麓洪惟本朝
獨異前古苟在此位無非以儒盡取六經之空言發
於一代之實用人才高下固亦多端聖道始終長繇
一日此三代之所以盛而兩漢之未能純雖使間世

而生何異比肩而立敬惟大丞相國公萬夫之特四
國所瞻長江大河足以流傳墨客光風霽月足以蕩
漾英游用德宇之老成易辭場之後發舊人誰在莫
與同升華貫徧儀始膺爰立厯數紹興渡江以後敢
忘建隆立國之初淵源可推聿先游夏指揮苟定不
數蕭曹國有人焉天所命者某登門雖久參乘莫勝
心知累卵之甚危技至屠龍而何用不圖歲晚遂際
經綸寧問時宜悉垂覆蓋

賀洪景盧除內翰啟

伏審進東觀之成書拜北門之眞命當爲此官久矣
或進用於下陳顧乃於今得之爰屹成於舊德治朝
舉此公論翕然竊以周置內史之官漢重尙書之選
政事攷以法令之貳中外應以義理之文責重望高
有四方冊命之掌職親地密皆一人聽治之餘或廢
或興有因有革翰苑起於唐室而官制崇於本朝匪
曰私人是爲內相玉堂夜直動則詔王寢殿朝參退
而視艸以謀王體以壯國經維時老成作我心膺敬
惟侍講脩史內翰襟期洒落風度粹夷道德文章足

以宗師一世器能政理足以度越羣工羽儀廟朝翱翔禁路百年舊事勒成大典以無遺千古陳編孰謂聖傳之可祕蔚從人望簡在帝心睠二難之迭居宜一妙之獨殿因嘗拜假就使爲真眷意方隆登庸所屬嘉言善話固已久沃於聖聰至公血誠行且獨開於天步盡還舊觀足慰具瞻某獲從門屏之游親睹衣冠之盛一命再命循牆而恭特書大書秉筆以俟謹再拜遣一介奉啟事詣堦墀投納伏惟台慈特賜鑒念

謝王丞相書

謗如蝟磔莫尋解免之端命若鴻毛敢覲生全之幸
非丞相獨主公道於上則廷尉未爲天下之平卒以
微生自歸洪造伏念某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居不
擇鄉豈爲惡人之道地使行或由徑寧通小吏之金
錢不察以世俗之常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吏文雜
治第知鍛鍊之無端口語橫生當信吠聲之可畏所
幸聖賢之在上不使熒獨之向隅雖木索加焉失明
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矣皆照臨及物之功還其無

罪之軀長我有道之國此蓋伏遇大丞相國公兩朝
耆德間世偉人小物克勤率以畢公之正一夫不獲
曰惟伊尹之辜欲民無冤繫國有政辭雖自列每嗟
獄吏之爲尊士不足云亦使大夫之知免雖微欲報
之所尙期未死以前

謝畱丞相啟

兵莫憐於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法
令所以求顯狀之著厥或司存之疑貳則煩廟論之
平章小人覲其可欺微軀恃以無恐敢言偶幸實賴

生全竊以有萬不同合民命而爲國命殺一無罪損
王心以違天心曾是細微之災終累久長之福苟其
有少或似所當明辯於十目之嚴至於了不相干寧
肯依違於眾口之鑠判然生死之異道由此是非之
大明伏念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屬饜而已誦說云
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晚歲
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皦然
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尙餘勢之未平日月照
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此蓋伏遇大

丞相少保國公弼亮兩朝仰成元老不以紛紜爲喜
怒不以疑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至公豈待仁聲之
達與四海同茲大慶共觀生道之施朝無失刑人有
定嚮恥當吾世成大夫可去之機尙使爾民信君子
必歸之恕事非小補會適洪私不勞有力之呼無復
向隅之泣自頂至踵橫嘉惠於不貲鏤骨銘肌悵餘
年之無幾

謝葛知院啟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

於至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墻舊物螻蟻微生鳴其
積冤納之洪造伏念某少持跌宕久遂濶疎學劍何
止不成徒存逸想讀書非求甚解第采高標謾曰古
心不入俗眼既置身於無用宜取禍以難明下流而
致縉紳之見推從何自取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
若無因謂其豪強處以任俠加虛謗於實事人信語
於疑心內揣甚安譽不爲喜而毀不爲沮外傳大甚
惡欲其死而愛欲其生醞在平時合成奇禍重以當
塗之立意加之眾怨之鑿空人與千金未能半信家

置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不勝讒者尙及今茲非廟論之至平蓋殘生之永已此蓋伏遇知院相公以絕人之量涵蓋世之英闔闢往來歸之無事是非好惡泯於不爭方其爲韋布之時固已有公輔之器較藝軼出肯矜銜於已能奕世嗣興況踐更於時變收天下之小以爲大合人情之異以爲同敷歷班行從容廊廟飢渴關於禹稷指揮定於蕭曹對眾一言羣吏聳聞而加審從旁四顧同列孰視以生嗟興言有識之知幾安得無故而殺士爲

國遠慮欲民無冤當二三大臣之同心何往非福使
億萬斯年之受祐有慶惟刑

謝胡參政啟

並建豪英獲際不冤之世苟全性命頗思當痛之時
雖以自憐敢不知幸伏念某立志雖廣受才則疎少
不如人所向牆壁老之將至乃望網羅苟有一跡之
可疑豈逃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適值途窮一口傳
虛繫路人而爲罪三年置對任獄吏之便文不思訟
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志鞠之又鞠疑於無疑殺

一不幸懼損奕世無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憂過計之心欲究盡於物情終上干於廟論此蓋伏遇叅政相公爲國遠慮作時爭先稱物平施出一代經綸之手議獄緩死佐九重斷制之仁欲使民瞑目以無言必自我平心而取決拾一生於九死寧勿藥無妄之災付萬事於大公豈施恩不報之所有來私謝未泯常情

謝陳同知啟

鹿非產於庖厨繫惟其命益豈干於日月戴掩其明

嗟哉平人有此奇禍肯茹冤於聖世必白事於羣公
卒以微生自歸洪造敢緣雅故妄出等夷伏念某少
覽古書恐遂流於無用晚更世故始漸見於難通豈
求田問舍之是專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
緩急於里閭終歲之間僅飽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
者不知苟有邪心雖路人亦甘於就繫至遭毒手蓋
坐客盡知其爲冤第以當路之見憎況復旁觀之共
謗怨家白撰於其外獄吏文致於其中儼然凶人無
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謂何詰其來繇可爲驚駭逮

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皦然多取天地之虛名所宜
受罰猶有鬼神之明證終賴持平國有人焉事無冤
者此蓋伏遇樞密相公英姿不世學力絕人無遺憾
於天不求同於俗古心古貌讀前輩未見之書先覺
先知得累聖不傳之學雖泊然於世念豈得已於時
須刑名度數之諸家源流具涉規矩準繩之大器本
末兼通以典民彝以斷國論方求萬事之合律不忍
一夫之納溝疇昔少年許其託契晚節末路不啻如
新豈敢以冤而自言固已無簡而不聽恍如一夢盡

忘井邑之故吾願以餘年自附門墻之小物

謝羅尙書啟

自頂至踵橫嘉惠於諸公與口誓心指殘生於再世
雖施恩不求其報而顧義必知所歸自殘奇蹇之蹤
倍費生全之力伏念某暗於涉世拙於謀身直情徑
行視毀譽如風而不恤跋前疐後方進退惟谷以堪
驚向也路人俄而重辟睠木索之皆具寧髮膚之可
全苟以疑似殘其軀豈敢爲當塗而自愛至於羅織
勦其命亦恐成聖世之失刑竟不察於人言爰特興